

弘明集卷第一

牟子理惑論 三十七篇

正誣論 未詳作者

卷一

牟子理惑論

一太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牟子旣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
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
而不信以爲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
獨大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爲神仙
辟經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
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
楊塲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
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

書名 弘明集十四卷 寛永十四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 <釋>僧佑 輯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子-釋家-雜著
索書號 貴重-61
編號 C6563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656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6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弘明集十四卷 寛永十四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然以闇亂明以小罔大雖莫動毫髮而有塵
眠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偽辯而長迷倒置之
倫逐邪說而永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所
以難陟者也祐以未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
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間山棲餘暇撰古今
之明篇揔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翦邪建言
衛法製無大小莫不畢採又前代勝士書記
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爲十
四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
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于末庶以消埃微
裨瀛岱但學孤識寡愧在褊局博綜君子慧
增廣焉

弘明集卷第一

牟子理惑論 三十七篇

正誣論

未詳作者

牟子理惑論

一太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牟子旣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
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
而不信以爲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
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爲神仙
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
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
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
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

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
還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
其博學多識使致散荊州牟子以爲榮爵易
讓使命難猝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
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爲豫章太守爲中郎
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
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爲
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
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
對才今欲相屬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
如牟子曰被秣服櫼見遇日久列士忘身期
必騁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
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
顯已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
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
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爲酒漿翫五經爲
琴篁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
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
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惑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
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
敏略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爲狀也積累道德
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曉得佛時生於天竺

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腸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廄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健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照萬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爲納妃隣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牀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爲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健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歎欵追之及田王曰未有余時禱請神祇今旣有余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爲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蓋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緜絃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教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

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爲福流
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壹意
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戒
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
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也問曰何以
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謚號也猶
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
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悅惄變化分身散體或
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
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汚不染在禍無
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号爲佛也

問曰何謂之爲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
導也導人致於無爲率之無前引之無後舉
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
爲大統縱其外毫釐爲細間關其內故謂之
道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
行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
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爲重
所希爲輕或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
德猶調絃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
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天地生可以爲天下
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
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

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饒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岳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巔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十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鷁必難獲

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弥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緋絃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

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爲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君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荅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旣耽詩書悅禮樂奚爲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爲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望立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鸞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與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一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覩駝驅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子臯陶烏啄文王四乳禹耳參漏周公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頰老子日角目玄鼻有雙柱手把十丈足蹈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

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五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訥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儕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捽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髡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爲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剔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益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媵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

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惔者所不恤故前有隋珠後有媿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舜聖孔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遊戲之樂反淑賢以貸妻子之歡是不爲奇孰與爲奇是不爲異孰與爲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飭箕子陳洪範貌爲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爲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厚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搢紳之飭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黻之冠曲袞之飭哉然其人稱有德而敦厖之信而無爲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爲志也仲尼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滲其性故其道爲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呼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間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爲惡旣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勢此殆非聖詰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淡泊歸志質朴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君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感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

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旣知其子復
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
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
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
耳鍾鼓豈有自鳴者桴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
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
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
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
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闕炬燭之明
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

所去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
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
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詰
瞽叟生舜而禎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
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
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爲天中也佛經
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
吾復尊而學之何爲當舍堯舜周孔之道金
玉不相傷隨碧不相妨謂人爲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慧二親尚
存殺已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
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

妻子勾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須大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文王見昌之志轉季爲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目待徵召伊尹負鼎于湯寧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婢溺則授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拏覩世之無常財貨非己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爲孝是不爲仁孰爲仁孝哉

問曰佛道崇無爲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詆給此乃世之僞而佛道謂之無爲耶牟子曰工輸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臯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爲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姪乎河伯雖神不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

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爲名盡貨與人爲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嚴公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慧不逮妻子及其兒用恩流八荒慧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費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即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負羈以壺飧之慧全其所居之間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貲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山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餅之辟崇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爲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爲寶矣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

麟磨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虛解孔子曰人
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間
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
海豈復華飭乎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
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
矣詩之三百率物合類自諸子識緯聖人秘
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耶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
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者爲上孔子云
食不厭精鱠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
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
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
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
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
行妨聖人爲腹不爲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
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
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
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
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
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
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
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

狐裘以當蕤賓被緜紵以御黃鍾非不麗也
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
門賈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
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
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
故不爲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
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
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
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傅
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飛行虛空
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

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
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
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
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
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
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
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
若訥大巧若拙君子耻言過行設沙門有至
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
以爲此德行之賤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飢今
秋不食黃鍾應寒蕤賓重裘備預雖早不免

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辭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言可也旣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辨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璩瓊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寧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爲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子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爲澹怡此人學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詠九成奠之和也張鄭衛之絃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爲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徵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闢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

毛釐之分而刺仲尼皆耽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沮之網大道無爲非俗所見不爲譽者貴不爲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辨也牟子曰非吾辨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爲華未成實矣吾旣覩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惔之性觀無爲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闌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已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佛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爲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飢者不必待教倉而飽道爲智者設辯爲達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佛經之語談無爲之要譬對盲者說五色爲聾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絃之琴

狹貉雖愠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義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蚕室之聲孤犧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躞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爲貴自損容以爲上也吾子曷爲耽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可不思歟牟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修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間隙務合當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杳兮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闢牆之士數仞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覩其室彼採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坼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疵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泰山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瓠欲滅江海躡耕未欲捐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地以

塞河衝吾所襄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僊之籙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恒涓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鞶之與羊皮班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僊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効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爲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爲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爲上戒而反食

穀何其乖異乎牟子曰衆道叢殘凡有九十六種澹泊無爲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覩其絕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之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效而爲之不知物類各自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効爲之無徵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間

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啖百
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樽精亂神昏穀氣
不充耳目迷惑姪邪不禁吾問其故何答曰
老子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徒當日損耳
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
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未世
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

問曰爲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弗御針藥而
愈信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針藥耶牟
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唯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
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爲大患
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有疾子路請禱
吾見聖人皆有疾矣未覩其無病也神農嘗
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針於岐伯此之
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
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爲一也予何以分別羅列云其
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爲費而無益也牟
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
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萬物皆然
豈徒道乎昔楊墨塞群儒子路車不得前人
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
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覩也玉石

同匱猗頓爲之於悒朱紫相棄仲尼爲之歎
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
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生
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直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訥神僊抑奇恠不信有不死之道
是也何爲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
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
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視影者不能審形
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
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昔呂望周公問於
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日見東
野車之駁知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會而照
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絃而識文王之操
季子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問曰僕嘗遊于闐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
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詞退多改志而移意
子獨難改革乎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
細石在谿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爲飄風動磐
石不爲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栢之
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浹見未博故有
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況明道者乎子
不自改而欲改人吾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
法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

出可謂澹泊之至也僕以爲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爲北自謂不惑以西爲東自謂不矇以鵠梟而咲鳳凰執蠻蟻而調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蛙蟆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以人爲貴不聞尊蟬鱗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而棄桂薑覆封露而啜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泰山之大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曾尊季氏而卑仲尼吳賢宰蘧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僊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賢者避世仁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沒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菹醢之語伯牛有亡命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詞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爲證世人爲驗云而不死者豈不惑哉也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

也然子所理何以止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
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泥木流而舟檝
設蜘蛛布而羈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
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
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惑
人聞之蹶然失色又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
人矇瞽生於幽仄敢出愚言弗慮禍福今也
聞命霍如湯雪請得革情洒心自勑願受五
戒作優婆塞

正誣論

未詳作者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胡狄
胡狄父子聚塵貪婪忍害昧利無耻侵害不
厭屠裂群生不可遜讓厲不可談議喻故具
諸事云云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
殺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於
此云云

正日誣者旣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
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理此真
有匈無心之語也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
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竺乾有古
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綿綿竺乾者
天竺也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爲也若佛不先
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請道
德之經耶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

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宰歎必以道莅之遠人不服則綏以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除暴止戈拯濟群生行小殺以息大殺者也故春秋之歎諸侯征伐動杖正順敵國有豐必鳴鼓以彰其過物義兵以臨罪人不以闇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而撫之不苟姪刑極武勝則以喪禮居之殺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貶謗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假道以成其暴皆經傳變文譏貶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疾哀鉗之誅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懟不及後嗣惡止其身四重罪不溢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于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詐力競以譎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極殺屠城則盡坑無遺故白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其必亡舉歎哀其灰戮兵之弊也遂至於此此爲可痛心而長歎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翦絕黎元者哉且十室容賢而況萬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羌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默化於彼形教萬方而理運不羨原夫佛之所以夷跡於中岳而曜竒於西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疾敵之強而其欲

覆滅僥無子遺哉此何異氣厲殷流不燭良
淑縱火中原蘭蕕俱焚桀紂之虐猶乎不然
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以暴易暴又非權通
之旨也引此爲辭適足肆謗言眩愚堅豈允
情合義有心之難乎

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
妾牽樓炭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萬里
面開百門門廣萬里云云

荅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悉條貫部
分叙而有章而誣者或附著生長枉造偽說
或顛倒淆亂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萬里之
地而容四百萬里之門乎以一事覆之足明
其錯謬者多矣臧獲牧豎猶將知其不然況
有識乎欲以見博祇露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五道備犯衆過行凶惡猶
得佛此非怖爲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
少而惡者多惡人死輒充六畜爾則閻闇至
今足爲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種已
應希矣

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曾爲惡耳今所以得佛
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悛迷而後遂往
則長夜受苦輪轉五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
以其能掘衆惡之栽滅三毒之爐修五戒之
善盡十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

際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爲之場耳計天下蠶虫之數不可稱計人本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馬體十分之九豈可言哉故天地之性以人爲貴榮期所以自得於三樂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人類不醜惡於畜生以薦水爲甘膳以羈絡爲非謫安則爲之無所多難也

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怪之書耳非三墳五典訓誥之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曾五祖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誥而虛妄自露矣今且聊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

無鬼則無所收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譴祖先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命顏舟之尸羅枉戮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貉魍魎厲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困禁戒之人乎以此爲誣鄙醜書矣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構塔寺華飭奢侈糜費而無益云云

正曰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悉已備於首論矣請復伸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虫黼黻締繡故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

三辰旌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闕將使異乎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覩而興感故聞鼓鼙之音覩羽麾之象則思將帥之臣聽琴瑟之聲觀庠序之儀則思朝庭之臣遷地易觀則情貌俱變令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仄陋是以諸奉佛者仰慕遺跡思存髫鬌故銘烈圖像致其虔肅割捐珍玩以增崇靈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蹄筌取諸遠味下士遊之則美其華藻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

又專詮以禍福爲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善惡之乘形聲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已而理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從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渡水之方則使資舟艤不能令步涉而得濟也其誨人之法救厄死之術亦猶神農唱粒食以充飢虛黃帝垂衣裳以禦寒暑若閉口而望飽裸袒以求溫不能強與之也夫和鵠之所以稱良醫者以其應疾投藥不失其宜耳不責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吾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

者必生也若夫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乎
守膏肓而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死
之日更多咎聖人深恨良醫非徒東走其勢
投筭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曾聞能
令主上延年益壽上不能調和陰陽使年豐
民富消灾却疫克靜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糧
絕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正
曰不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
無柰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以
智德求之者則發旦二子足令文父致千齡
矣顏子死則稱天喪予惜之至也無以延之

耳且陰陽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
臻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灾涿鹿有
漂櫓之血坂泉有橫野之屍何不坐而消之
救其未然耶且夫熊經鳥曳導引吐納輶黍
稷而御英藥吸風露以代喉糧俟此而壽有
待之倫也斯則有時可夭不能無窮者也

沙門之視松喬若未孩之兒耳方將抗志於
二儀之表延祚於不死之鄉豈能胥心營近
與消彭爭長哉難者苟欲騁飭非之辯立距
諫之強言無節奏義無宮商嗟夫北里之亂
雅思綠之奪黃也其餘噪之音曾無紀綱一
遵先師不咎之章

又誣云漢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遂斷盜官運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云行人悉與酒食云云後爲劉繇所攻見殺云云

正曰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教率以慈仁不殺忠信不愆廉貞不盜爲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遂者凶而融阻兵安忍結附綏逆犯殺一也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斷割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以酒爲慧施而融縱之犯酒四也諸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譬猶吏人解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之矣笮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爲惡之獲殃耳

又誣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云云答曰石崇之爲人余所悉也憍盈耽酒放儕無度多藏厚斂不恤惄獨論才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即如此人貌清心穢色厲內荏口諱禹湯而行偶桀跖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又誣云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云

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灾非通言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爲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具涉雋上自是可才而有強梁之

累未合道家嬰兒之旨矣以此而遇忌勝之
雄喪敗理耳縱如難者之言精進而遭害者
有矣此何異顏項夙夭夷叔餒死比干盡忠
而陷割心之禍申生篤孝而致雉經之痛若
此之比不可勝言孔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
復或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又誣
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纊待絕之日皆以
爲福祿之來無復哀感之容云云

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
乎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渾齊脩
短涉生死之變泯然無槩步禍福之地而夷
心不恒樂天知命安時處順耳其未體之者
哀哉慎終之心乃所以增其篤也故有大悲
弘誓之義離人之喪猶如哀矜以德報怨不
念舊惡況乎骨肉之痛情隆自然者而可以
無哀感之心者哉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恐
疇已之深也逆情違道於斯見矣

弘明集卷第一

集

陶鑄桃注二音擅反扇繫胡計埏埴上詩然反峻
思潤稿田六忿芳問反否皮義反詭過委訛愚和
鶻音渴皮可爲冠弱若涓奴的憤慨上房粉反暇下苦愛反
涓埃下音哀俱玄反裨卑瀛岱上音盈代褊必展反

誣

無音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笮

責音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笄

反魚箭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笄

反魚箭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笄

反魚箭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笄

反魚箭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笄

反魚箭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笄

反魚箭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笄

反魚箭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笄

反魚箭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憚

徒且

者

反戶交鱠俱會

聊

察音爽反

兩

馳騁上音霜

反鞅

反於兩

唉

笑傳毅上音

字

澹怕下音

猶

良輒阻罍雷於旗下音正作旌

反驥

反於兩

驥

渠院音富

下

驥去其旌

驥

訥骨而誰

反驥

反於兩

驥

渠院音富

下

驥去其旌

驥

訥骨而誰

反奮

反於兩

奮

方音溫操七

到

畜莫庚反

畜

莫庚反

黻	下音甫	錫鑾	音羊	旂	二音其	陞	音備	鼙	步迷
靡	許爲反	所	類	笙	全	蔚	鬱	反	
育	荒音反	反	反	寃	音淨	醇	音淳	齡	靈
魯	下音反	坂	皮拔反	熊	雄音反	曳	羊逝反	涿	士高反
於	小抗口浪反	噪	蘇到反	𠙴	羊逝反	輶	知劣反	卓漂	上足反
沮	才呂綏反	桀	音責反	督	音鴟反	繇	音搖反	櫓	妙反
桀	渠列反	僭	子急反	繇	音慾反	愆	去乾反	棹	去足反
反	跖隻舊俊反	僕	奴每反	惄	思律反	惄	音惄反	惄	惄反
泯	免忍古愛反	𡇗	𡇗反	惄	音惄反	𡇗	汝錦反	惄	惄反
反	讎酬疇直反	𡇗	字減反	𡇗	汝錦反	𡇗	至	𡇗	况苦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